

元
帥
的
女
兒

傅溪鵬 著

新世纪出版社

0827/17

元帅的女儿

傅溪鹏 著

新世纪出版社

1110909

元帅的女儿

傅溪鹏 著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1插图 225,000字

1937年1月第1版 193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650册

书号 10430·12 定价 1.95元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盖世一鬼才

——记著名画家范曾..... (3)

银幕后的艰辛协奏

——记女导演王好为和她的爱人李晨声摄影师..... (45)

悲剧的价值

——关于前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曾雪麟的报告..... (85)

元帅的女儿

——记叶剑英元帅的女儿、电影导演凌子 (110)

啊，三块金牌

——记李宁和他的教练张健 (164)

“三连冠”主帅交响曲

——记原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 (203)

席卷哥德堡的“中国旋风”

——记中国乒乓男队主教练许绍发 (288)

刘晓庆在川藏高原

——《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 (340)

编者的话

本书是作家傅溪鹏的中篇报告文学集。作者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早年曾撰写了大量体育界优秀人物的报告文学，结集为《斯韦思林杯上闪光的名字》，受到有关部门和读者的欢迎；近年作者扩大了写作范围，采写了一批正在为祖国文化体育事业而奋斗和拼搏的当代名人。

本集子记述的几乎全是文化、体育事业上的成功者，其中有著名画家、著名电影艺术家和体育界名人。作者写出了这些人物在事业上的挫折和成功，表现了他们的勤奋、苦斗和献身精神，给人一种启迪的力量。傅溪鹏的这些报告文学，带有人物传记色彩，比较完整地写出了这些事业成功者的奋斗历程，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着一股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一九八七年一月

盖世一鬼才 ——记著名画家 范曾

沉沉的夜幕犹如无边无际的黑纱笼罩着古柏浓郁的天坛公园。轻淡如烟的夜雾，缭绕着“昊明堂”文物画店，窗口内透出昏黄的灯辉。

一位气度非凡健壮潇洒的中年男子，跨着大步，登上画店门前的台阶。他的身后跟着一位身穿民警制服的彪形大汉。

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后，“昊明堂”的大门开了。

“范曾同志，这是……”画店负责人惊诧不已。

“对不起，有点事打扰。”

画家范曾和民警向一幅高悬着的人物水墨画《钟馗》走过去。站在远处一瞥，钟馗的形象轮廓颇为吸引人，象是范曾的手笔，但近前仔细一端详，立即露出许多破绽，线条粗俗不堪，毫无力度，画中隐约留下了打底稿的铅笔痕迹。画幅边上“范曾”两个字的图章，刀法拙劣、布局无章。然而，画幅下的标价却是四千五百元。

“这是一张假画。我所作的这张钟馗图，世界上只有一张，现收

藏在日本……况且，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们一张画……”

“这……”店方目瞪口呆。

“如果是临摹我的作品，尚可宽恕。但假造我的画，这是犯罪行为！”范曾愤慨异常地说，“我作画是从不打底稿的，拿这打底稿的铅笔线条一看，便可辨真假。”

“这……”

“请把画取下来！”

近年来，造他的假画高价出售，已屡见不鲜。在上海、杭州、苏州、桂林、成都、西安、大连等地的画店，直至香港，以及海外的画店均已出现过。然而，现在假画居然造到了家门口！

被造假画，历代名画家几乎都难以逃脱此命运。但假的毕竟是假的，貌合神离、空具形骸！画家神笔瞬间情思的驰骋，化入画中的气质，炉火纯青的洗炼笔法，奔腾豪放出神入化的线条……那是任何人也无法仿效的，尤其是当代画坛巨星范曾的画。

盖世一鬼才

奔流东去的长江呀，你哺育了多少英雄才子！

南通市长江畔，狼山上的“法乳堂”，今天正迸射出万道金光！

画家范曾心血的结晶——十八高僧巨幅水墨瓷砖壁画落成了。参加揭幕仪式的有江苏省委书记等领导同志，有文学艺术界的丁玲、楼适夷、侯宝林、文沙怀、张仃、康殷、郭

兰英、方成、楼乾贵、黄宗英、王荆……

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重修的“法乳堂”题了浩气凛然的对联：“一堂都圣哲，万法皆朝宗。”

“我本想是来看看范曾画的几个和尚。可是一走进法乳堂，便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伟大高昂的气魄。画家的才华真名不虚传！”丁玲感慨了。

“范曾把智慧带进了庙堂……”黄宗英激动了。

“这是第一流的壁画艺术，充满了书卷气，文人气，意味深沉……”张仃赞叹了。

“范曾的杰作，将流传千古……”原江苏省委书记，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断言道。

退居二线的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在壁画前徘徊许久，留连忘返。尤其是道安、达摩、弘一的栩栩如生与非凡气度，更使他赞不绝口。

十八高僧壁画杰作，乃是画家范曾思想与艺术高度统一的一束光华。原来人们建议范曾为他的家乡南通《法乳堂》画一组罗汉像。画家沉吟许久，没有应允。

跋涉在艺术道路上的范曾，为人为事，常常颇费深思！

一个艺术家必须去寻找一个恰如其分而最能表达内心世界和创作才华的支点。在这个支点上，应该深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支持和共鸣。

于是他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创作、奋斗。他画十八高僧的宗旨是：“僧俗咸宜，上下点头，左右逢源。”在“法乳堂”里，无论是善男信女，凡民百姓，还是高级知识分子，高中层领导人；无论是华人，还是外宾，都可以潜移默化地吮汲到东

方古国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的雋永乳汁。

范曾是从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风靡海内外的画家，先后在国内外举办了数次个人画展，盛况空前，特别是日本的两次和香港的一次展览，更为轰动。

一九八一年。日本横滨。红叶辉映，秋色迷人。

横滨展览馆前人山人海，悠扬的中国古典民乐萦回耳际。范曾人物画展开幕式正在这里进行。在日本警事厅人员森严的保护下，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同志的身边是画家范曾和横滨市长……中国大使拿起锃亮的剪刀，在长长红色绸带的花结上，咔嚓一声，剪彩了……

在门外焦灼等待已久的收藏家们、观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爱好者们，如同潮水一般，蜂拥而进。顿时，辉煌灿烂的大展览厅沸腾了……

画展开幕前，日本早已精印了数万册《范曾人物画展》发售市场，结果一抢而空。日本各家电台和报刊都作了大量的介绍，盛赞中国中年画家范曾的惊人成就。有的报纸在头条新闻上称范曾为“盖世画家”。标题上，范曾的名字大得如同一块小方砖。日本当代名画家平山郁夫在日本最大的一家电视台N·H·K电视中心发表介绍范曾的讲话后，电视台一天就接到了六百多次电话，询问各种事宜。

展厅中，拥挤杂沓的观众，几乎人人手上都捧着一本范曾人物画册。不少人一手捧着画册，一手拿着红纸条，心绪急切地穿过来挤过去，寻觅着自己早已在画册中看中而盼望购到的作品。他们一发现要追索的目标，便一步扑上前去，把红条贴到画幅的下边，以示订购了。常常可以看到，一幅佳

作为几位崇拜者争购，相持不下……画展开幕仅仅不到半天，标有出售字样的大作，均已贴满了红条。一些未能购到者和远远没有满足的购到者，还久久地驻足于那些“非卖品”之前，执着地一再向画家及主办者交涉，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得到实现。

一位看上去瘦弱苍白的普通观众，耐心地跟随着画家，不肯离去。他的眼睛喷射出焦灼的火花。

“范先生，我是个癌症患者，在人世间不会太久了……可我热爱您的画！您的艺术给了我生命的力量，永恒的信念！我是多么盼望能买下您的《老子出关》这幅杰作呀！”

“……”中国画家愣住了。

这是非卖品。这是画家的神来之笔，此生是不可能有两张的。它应属艺术家自己保藏的珍品！在这位患癌症的“朝圣者”之前，已有多人向画家恳求过。但都为画家婉言谢绝了。可是这位癌症患者泪珠闪烁的双眸里，所凝射出来的诚挚恳切的目光，犹如一股涓涓的暖流融化了画家的心。他终于慨然应允了。癌症患者手捧画幅，热泪盈眶再三磕谢而去。

五天的画展，中国画家几乎天天为崇拜者们所包围。他们恭敬地捧着范曾画册，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画家，有礼貌地请求为他们签名留念。

“我买不到您的画。但能得到您在我买的画册上签个名，也是幸福的！”

“我来迟了，没能买到您的杰作，只好请求您签个名啦。”

“我的朋友路途遥远，未能亲自来欣赏您的原作，托我

买了本画册，恳求您签个名吧。”

“你的签名，就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一座相通的心桥，永久而且用什么力量也斩不断的心桥。”如此盛况空前的画展，在日本太少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跃居世界艺术中心之一，它有一百多个画廊，供各国名画家来举办画展。日本朋友对中国画家范曾说：“多少年来，具有这样巨大魅力和号召力的画展，只有您范先生这一次！多少外国画家到日本来办画展，常常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东京美术学院名教授、名画家平山郁夫热忱地祝贺范曾的成功。他说：“现在东京已经建立了世界音乐中心，邀请各国著名音乐家来讲学、交流、研究。我要发起建议在东京建立世界美术中心，邀请各国优秀画家来讲学，交流，研究。而中国，第一个就请您。”

日汉字典编者——前日本外语学院院长等一批日本著名学者和教授，定制了一座《功劳纪念杯》，隆重地赠送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祝贺范曾画展的巨大成功。

范曾载誉回归祖国。

在日本京都主办一所艺术学院的一位美国人——司徒雷登的前秘书，对范曾在日本的成功觉得不可思议，专程赶到中国拜访了画家。

范曾热情地会见了，他，拿出几张作品请他指正。美国友人的目光一扫，神色大变，异常激奋，视线如同被吸铁石粘住的银针，凝盯在那画面里刚劲豪放的笔触上，和奔泻而去的激情之中……

“范先生，我完全折服了！”他冲动地紧紧拥抱着画家，

“这是东方艺术的峰巅……这是您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扶桑国情别具一格。赠以贵重的礼品和授以最高的荣誉，是表达他们对最挚爱尊重的人的敬意的最美好方式。日本神奈川美术协会和当地国际美术家协会，特地横跨大洋，送来了一套24开（95%纯金，5%配银）的一个金瓶和两只金杯，赠给中国画家。

平山郁夫则赠给范曾一部几乎两尺见方大小、七八寸厚的《平山郁夫画册》。这是他专为赠送世界上名望最高的艺术家而特别印制的，总共只出版了十九部（在海外，一些高贵的艺术专著，印数越少越珍贵！）。

平山郁夫对范曾说：“我的画册，赠给中国朋友的，只有吴作人、李可染、关山月和您四人。”

画家范曾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的魅力，同样受到西方知音者的崇拜。

在加拿大温哥华 U·B·C 大学的讲坛上，范曾口若悬河的讲课，征服了海外艺术家们的心。在座的听众都是加拿大的汉学家、美术家、文学或美术史博士和研究生。为中国画家做翻译的是两位著名的汉学家。

讲课中，听众屡屡递条子提问题。中国画家才学渊博，对答如流。

“张黑女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应该如何评价？”

这是一个颇为冷僻的问题。这也许是真诚的请教，也许是有意的试探？因为听众席上投向主席台的目光是复杂的，有真挚恳切的，也有怀疑挑剔的……

“北魏晋秦元年的张黑女碑，在魏碑中占有一定地位

.....”

范曾先生侃侃而谈，引起了满座的吃惊、敬佩！

几个月后，一个听过范曾讲课的 U · B · C 大学研究生，在香港发表了一篇赞颂中国大画师范曾的长文：“我们盼望已久的东方最杰出的艺术家、著名的江东才子，来到了温哥华，U · B · C 大学的大礼堂座无虚席（此处很少有此盛况）。范曾先生出现在讲台上时，他那锐敏的目光环扫一下全场。这一瞥，放射出了英气勃然的光华，表现了东方艺术家的自信……”

才华横溢、年越四十有五的画家范曾，除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千多幅人物画佳作外，还在国内出版了《鲁迅小说插图集》（1978 年荣宝斋出版）、《范曾画集》（1980 年香港出版）等。同时由日本先后出版了作品没有重复的《范曾人物画》（1981 年）、《范曾人物画展》（1981 年）等画册。

尚未曾为更多的人所知晓的是，画家不仅书画出众，而且还是一位水平极高的诗、词曲和散文、美术史论的作家。一九六一年远在大学年代，他就写作了《徐悲鸿》传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后偶尔发表一些诗、词、曲，还有散文和美术史论著达数百篇，共三十余万字。

范曾的画不仅登上当代画坛的高峰，而且，比起历代画家也将毫不逊色。怪不得香港著名画家赵少昂说：“范曾是当代伟大的画家。”大画家刘海粟说：“范曾的画是前无古人的。”

一九八三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纪录片《画家范曾》，令海内外观众怡心悦目，大长见识，广为赞叹。日本翻译播放此片时，把片名有趣地改为《中国水墨画

鬼才范曾》。日本人认为鬼才比天才更胜一筹。他们曾称中曾根为日本的鬼才，但那是指政治方面的；而在艺术上被日本认为是鬼才的外国画家似乎还没有听到过。

江东小才子

北京。一九五五年夏天。

和平里楼群里的一间小屋。十七岁的范曾被一张轻如鸿毛的通知单，几乎压弯了腰背，低垂着脑袋。他千里迢迢从南通老家北上投考中央美术学院。可是抱负满腹的他，居然榜上无名。

他住在姐姐机关的招待所里。姐姐已出差。落榜的愁闷消沉，加上举目无亲，使他心情更为压抑。他人地生疏，又十分幼稚，毫无生活经验。每回出去办事，不懂得坐公共汽车，只好老叫人力车，开销加大，身边仅有的十九元钱都快用光了。只好终日闷在屋里徘徊，把伙食费降低到最低水平。他思虑着，干脆不考大学啦，回家去自学。他给大哥去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想法。大哥来信说：“三弟，本来你的文史就很好，又何必一定要考美院。你可以考一所名牌大学的文科，把画画作为业余爱好。你如果考上了，我要送你一部《列宾画集》……”

在生活的十字路口，大哥为范曾指点方向。他终于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的历史系。大哥真的赠给范曾一本价值四十元（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呀！）人民币的大画册，使他喜出望外。入学的第一年，年轻的范曾便成为系里的优等生，

门门功课都是五分。

范曾出身于南通（古代为通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是在民族危难深重、兵荒马乱的一九三八年全家人于苏北逃难途中，呱呱地来到人世间的。当时，父亲推着一辆独轮车，车架上一边放着行李，一边躺着啼哭着的小范曾。范曾的远祖是北宋庆历年间，主张变法的宰相、大诗人范仲淹。几经朝代变迁，通州范氏依旧诗人辈出，诗海如渊，才气不绝。范曾的父亲范子愚，毕业于上海美专，学识渊博，精通诗画文史，乃为明末以来通州范氏第十二代诗人。范氏祖辈至此，藏书（线装书）多达数千部。范子愚治学严谨勤奋。虽到他这一代，家境已破落、贫困，但仍视学问为珍宝。他对孩子们说：“家境再贫寒，也不准卖掉一部藏书！”解放前，范子愚当中学教师，范曾的母亲是小学教师，一共育下十个孩子，但活着成年者只有五个。虽常常穷得揭不开锅，但家中藏书一本不少。

在家翁的熏陶下，范曾从小就迷上了书画，四五岁起，便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似懂非懂地背诵屈原的《离骚》、《天问》等，懂得了做诗填词的格律、声律、韵律，学会做对联、学律诗和绝句，同时，他还执笔学书画。童贞的心田里已经怒放了诗书画的美丽花朵。

区别于傅雷教育孩子严格的方式，范子愚对孩子们采用的完全是一个开放式的诱导。他往往十分平易地和孩子们一起做文学游戏。每每傍晚时分，全家人围坐在清静的天井里，点着一炷香，于烟雾缭绕中，做诗对句。父亲先做上联，孩子们接下联，看看香燃到那一截，谁先对出来。然

而，对诗对联，不光讲究速度，还要看内容。如此经年累月，范家的孩子们的学识都在不停地长进，而小范曾又尤为突出。

有一次，父亲的好友——南通师范学校校长、诗人张梅庵来访。

“听说你的小儿子聪颖过人，神采不凡，我来试试如何？”张先生对范子愚说。

“请吧！”

张先生环视了一下天井，指着一朵鸡冠花：“就以此花为题吧。”

小范曾凝视着红艳艳的鸡冠花，立即联想到那活蹦乱跳的大公鸡，那公鸡头上火红的鸡冠，随即挥笔落墨：“花开处处啼……”形象而深有含意。

张先生看罢，拍案叫绝：“令郎聪敏绝顶，不成天才才怪哩！”

新中国诞生后，十三岁时，小范曾画的画被选入了南通市文联举办的画展。他带着红领巾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画了许多宣传土改和抗美援朝的漫画及宣传画。

小范曾的记忆力出众，初中、高中时大多数的功课都异常优秀。只是他太爱诗画、文史，而对数理化则往往敷衍应付，只求及格而已。上数学课时，他常常与他的美术爱好同行顾乐夫，在课堂上偷画“卡通片”（类似幻灯连续片），一张嘴吃馒头，嘴由小张大，由远而近，直到吞下馒头……滑稽地把这一个动作画成几十个镜头。一九八一年，范曾访问日本时，在一个玩具店里见到一种《吃蝴蝶糊红嘴巴》的“卡